



旧金山举办纪念“四二五”图片展和反酷刑展

【明慧网】为纪念法轮功学员“四二五”和平上访十七周年, 美国旧金山湾区部份学员四月二十三日在中国城花园角举办图片展, 并在旅游景点渡船大厦举行反酷刑展, 揭露中共十七年来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向世人讲清真相。

渡船大厦位于旧金山旅游景点渔人码头附近, 有繁忙的购物区和农贸市场, 酷刑展吸引了很多路人驻足观看。展示的酷刑有吊打、坐老虎凳、

活摘器官、关水笼子等。活生生的酷刑场面使路人震惊于在当今的文明社会, 居然有如此邪恶的事情发生, 他们表示中共太恐怖, 太邪恶了, 都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刚从中国福建来美的陈先生表示, 在中国大陆时, 看到的全是书本上的污蔑之词, 受到毒害。来美国后, 同学和朋友让他上网, 观看法轮功的真相片, 慢慢地就开始怀疑中共的言论。他说: “事实应该是清楚的, 法

轮功是受到中共迫害的。”

“这个看起来震撼很大。”看到演示的中共黑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的酷刑, 他感到震惊, “这太残忍了, 我是第一次看到。如果对人动刑, 用老虎凳, 还有水笼, 这违反人权, 很残忍。”他拍了一些现场照片, 准备给大陆来的同学看。

“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旧金山居民 Gail 了解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后说, “我相信这些事情正在发生, 这不仅是不道德的, 这是邪恶的。”

留美学生刘先生表示, 自己当初开始接触法轮功是自己的一位室友的妻子是炼法轮功的, 给了他一个翻墙软件, 三年前自己曾因失眠住了一段时间医院, 在医院里无聊之际想起法轮功, 他就用这个翻墙软件上网查找法轮功的书籍阅读。

因为自己是学政治的, 对中共所反对的他都想去了解, 结果了解到, 中共所说的“围攻”中南海是诬陷法轮功, 事实上当时法轮功学员是和平上访, 而且中共早在一九九九年初就开始预谋要迫害法轮功。而他阅读了法轮功的书籍, 看了以后就觉得大法所讲很高深, 将宇宙、人生是怎么回事都讲出来了, 自己越看这些书籍, 了解得就越多、越深。就这样, 他在一年多前来到美国后, 就开始学功法, 至今一年多。他表示, 自从开始修炼大法后, 自己的很多陋习就改掉了。◇

美国之音：美国会法案指中共可能摘取法轮功人士器官

【明慧网】美国国会推出一项打击人体器官走私的法案。有议员指出中国可能存在法轮功人士器官被非法买卖的现象。

据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四月二十一日星期三审议几项法案, 包括 HR3694 制止人体器官走私法案。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罗伊斯说, 全世界有二十多个国家存在器官走私: “犯罪组织和恐怖组织越来越频繁地参与这个价值达十亿美元的器官交易黑市。”

法案发起人共和党众议员大卫·特罗特说: “非法器官走私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严重罪行, 但不幸的是美国没有及时制定政策和法律打击这一犯罪行为。”

法案引用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

显示, 世界上大约百分之十的移植肾脏都是非法获取的, 除了黑市买卖, 还从犯人身强制摘除。

法案提到中国可能存在摘取法轮功人士器官的问题。

特罗特议员说: “中国多年来一直迫害法轮功。”

根据新闻记者伊森古特曼统计, “二零零零年到二零零八年之间, 可能有大约六万五千法轮功学员被摘取了器官, 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宗教信徒也可能成为目标。”

特罗特议员呼吁美国采取行动制止人体器官走私, “带头制止这一令人发指的罪行, 与全世界那些利益最容易受侵犯的人民站在一起。”

制止人体器官走私法案获得众议院外交委两党议员一致支持, 下一步将送交众议院全体院会。◇

遭十年冤狱折磨

河北秦皇岛市武兴菲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河北省秦皇岛市六十岁的武兴菲女士，坚持修炼法轮功，遭种种折磨，被非法判刑十年；父母与弟弟弟媳也遭受迫害。鉴于中国大陆法院自二零一五年五月一日起全面实行“立案登记制”“有案必立”，二零一五年六月，武兴菲女士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要求对江泽民予立案侦查，提起公诉，追究其刑事责任、经济和精神赔偿责任。

在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功之前，当地中共县委书记亲自到家找她父亲，说：“您带那些老干部们炼法轮功吧，我们查您两年没有报销医药费了，而那些老干部们报销的医药费的数目惊人，把老干部活动中心让给你们炼法轮功吧！”二零零五年，武兴菲的父亲在迫害中去世。

以下是武兴菲女士在控告状中陈述的部分事实与理由：

我1996年8月20日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四、五岁时，做过脑开颅手术，身体一直虚弱，反应迟钝，家里和邻居都叫我傻子。三十八岁就停经了。以前我得过多种疾病，心肌缺血、美尼尔、偏头痛、口腔溃疡，后来专家又确诊出雷诺病，这种病无药可治。得法之后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日左右就来月经了，各种疾病都好了。

一、被迫流离失所

一九九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唐山地区滦县公安局到处找我弟弟，八月初把我抓到我单位保卫科审讯我要我弟弟的下落，用警棍打我，用木棒打断，打耳光，杀绳（用细绳五花大绑）把瓶子插入胳膊缝里，绳子勒进肉里，加剧疼痛。打了我差不多有两个小时。第二次又审讯我，拳打脚踢、打耳光，威胁我到学校抓我儿子，他们出去找我儿子一个多小时后回来说我没说真话（我说的是我儿子的小名），继续打我。从那以后，我就流离失所了。

二、去北京请愿被绑架迫害

二零零零年二月初，我去北京天安门广场请愿，回到秦皇岛，大年初三被绑架到秦皇岛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五个多月，到第二看守所十

多天，七月初放出。

二零零一年五月十三日秦皇岛市大法弟子被非法抓捕，我暂时居住的地方有十多天被公安住在我家里骚扰我儿子，那时他才十四岁，并从我家绑架三十名左右大法弟子。

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我在山海关佛顶山被绑架，山海关交通六中队扒光我的衣服，把我的大法资料收走，暴打我，用烟头烫脸，警棍胶棒乱打，打了两天一夜，遍体鳞伤，眼睛封侯，鼻子嘴错位，浑身上下成紫黑色。

五月三十一日把我送秦皇岛市第一看守所，所长拒绝接收：“没气了，还不送公安医院。”这样他们把我扔到车后备箱里，拉到公安医院，田佩春和院长耳语了一会，没检查开了一个证明，又给我送回一看，所长说：“这是蒙古大夫，这样了还写一切正常？”才接收了我。我绝食抗议。

三、十年冤狱折磨

二零零二年七月中旬开庭，我们七位大法弟子分别判刑十三年一位、十二年一位、十年两位、七年两位、三年一位。我写上诉状，被非法维持原判十年，十月中旬非法关押到保定太行女子监狱。

在保定太行女子监狱转化不了我，没几天，给我转到石家庄河北第二监狱。到那进行转化。每天在屋子里转化我一个人，天天强制坐小板凳，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是转化时间，十点以后回监室。晚上有人分两班看着我，坐着不许闲眼，闲眼打耳光，脚踹，看转化不了我就开始熬夜，白天晚上不许睡觉，不许回监室，看诬蔑大法和我师父的录像，我说：“这都是假的。”一名转化人员开始打我，二零零三年一月份在他们写的转化书上签了字才让回到监室。我睡了三天觉，醒过来之后看着我的人说：“你转化了。”我就哭了。屋里的执行员报告了警官，包管警官和教导员找我谈话，我不理她们只管哭，我就写了严正声明交给了教育科冯科长。她们又开始组织转化我，后来转化中心的人来了，转化了我两天，说：“活神

仙也转化不了她了，不用转了。”转化中心的人就撤了。

从那天起让我到中队车间干活。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日转到鹿泉市河北省女子监狱。从早上七点出工到晚上十点收工。有时干一天一宿，隔三差五的还把我叫去转化，一直到二零零九年以后才放弃转化。天天有人看着我，到二零一一年五月三十日从河北省女子监狱放回。

回来之后，单位把房子没收了，工作开除了，但是没有手续，我一直找单位，半年以后才解决退休问题。

四、父母、弟弟弟媳遭受的迫害

我父亲修大法后，县委书记亲自到我家里找我父亲谈话：“您带那些老干部们炼法轮功吧，我们查您两年没有报销医药费了，而那些老干部们报销的医药费的数目惊人，把老干部活动中心让给你们炼法轮功吧！风天雨天你们都不用担心了。”从此以后，老干部们就在那学法炼功开法会，每个星期开一次大法交流会。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后，滦县公安局一直监视我父母他们，老俩口都被绑架到看守所，离休老干部们联名保他们，半个月才放回家，还是有人监视。二零零零年年初又绑架他们和五十多名大法弟子戴着手铐游街走了五十多里路后关进看守所。我父亲出现严重心脏病，腹泻，呕吐，晕了过去才送到医院抢救，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并逼迫他们写了保证书，老俩口才从医院回家了。

一九九九年我弟弟被非法判刑四年，关押在石家庄北郊监狱（原河北省第四监狱），二零零零年我弟媳被劳教关押在唐山开平劳教所，二零零一年我被非法判刑十年关押在石家庄河北省女子监狱。这些迫害都给我父亲造成严重的精神打击，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二零零五年我父亲一句话都没说就去世了。一直到我出狱才知道我父亲已离世。（节选）◇

